

## 冬日情结

□曲洪国

也许是出生在冬日的缘故，我分外迷恋冬天。冬天，虽然没有春日的明媚绚丽、夏日的喧闹繁华、秋日的硕果丰盈，却独有一份清寂空灵、纯净坦荡。它那冷漠中的热烈、严酷中的温柔、萧条中的蓬勃、枯萎中的希望，令人感悟到生命的顽强和执着的坚守，别有一番况味，引人遐思无限。

冬季，呼啸的寒风越刮越紧，几次寒流过后，繁花谢落，鸟飞兽藏，喧嚣沉寂，原野寂寥，没有了色彩的渲染，一切都归于平淡，只有清冷的颜色或浓或淡的随性泼洒，光秃的树干、结冰的水面、收割后的土地、轻烟笼罩的远山，远远望去仿佛一幅疏淡凝练的水墨画写意在天地间，别具一番返璞归真的古典韵味。于是，世界简约空旷了许多，心灵也随之纯粹静雅了许多。

走在寒冬的街头，不经意间，一阵凛冽的风嗖地吹进衣领，这寒风似刀锋般犀利，让人一个激灵，头脑立即清醒起来，精神也振爽了许多。每次雪后，空气中更有一股清冽的干爽。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荒寂的旷野中，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被雪滤净杂质的空气，那丝丝缕缕的清新凉爽夹着北风的刚劲直透肺腑，似一股甘甜的琼浆浸润了干涸已久的心田，令我深深迷醉，仿佛从心底深处盛开出几朵洁白无瑕的百合，呼吸间都充满了淡淡清香，满怀舒畅间，任思绪翩然飞向岁月深处，去领略那苍茫辽阔的深邃意境。

当纷纷扬扬的雪不期而至，天地间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琉璃世界。纯洁素雅的雪是那么晶莹剔透，纤尘不染，以优雅的舞姿从天上翩翩飘落，飘向树梢，飘向原野，飘向大地的怀抱，妖娆多姿，潜心润物。刹那间，山舞银蛇冰如镜，林摇雪衣风若舟，这尽情挥洒的雪悄悄酝酿着盎然的春意，当旭日升起、春回大地时，它又悄无声息地将对大地的深情眷恋融入泥土。

最妙的是踏雪寻梅，自有其幽趣佳境。如若有幸在雪中觅见一剪寒梅，可谓冬日胜景锦上添花了。看那一簇簇寒梅挺立枝头，雪映梅红，梅衬雪莹，冷芳幽寂中绽放着不容亵渎的纯洁清丽，横斜清瘦里掩不住超凡脱俗的神采秀逸。“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，这才明白为何梅花偏偏选择在寒冬风雪之时绽放，原来只有经过冰淋雪润才有梅的孤芳傲骨。“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香”，有雪的冬天是一个完美的童话，雪中赏梅是珍藏一生的惊艳。

最爱冬季，它令我懂得萧索并不是衰退，寒冷并不是残酷。当人生的冬季来临时，要以冷静和坚守去迎接另一个美好的春天。

## 年味儿，刻在骨子里的乡愁

□刘小红

腊月的风刚捎来炊烟的味道，8岁的我就知道——年要来了。

爹总是起个大早，劈柴生火，铁锅里的猪肉咕嘟咕嘟炖着，溢着肉香，从门缝里、窗棂间钻出来，顺着灶膛的风霸道地占领了整个院子。我那时个子刚够着灶台，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，我的眼睛黏着那口大锅，被那香气勾得口水咽了好几回，一遍遍地问：“爹，啥时候能吃呀？”爹笑着用沾着油花的手点点我的鼻尖：“小馋猫，急啥，要多炖一会儿才可以！”

真正的年是泡黄豆开始的。爹把圆滚滚的豆子倒进大瓦盆里，让它们安静地吸饱水，涨得鼓鼓的。做豆腐是件大事，爹给我的任务就是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守着灶台拉风箱。小手一下一下地拉，随着我的节奏，灶火吹得旺旺的。大铁锅里，乳白色的豆浆翻滚着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爹专注的脸。豆浆点成豆花的那一刻，仿佛被施了魔法。爹用瓢轻轻舀起一碗，撒上细细的盐，滴两滴自家磨的香油递给我。豆香混着烟火气，嫩得入口即化，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，那才是童年最鲜美的滋味，暖了整个寒冬。

妈妈的手总是忙个不停。喧软的面团在她手里一通揉捏，转眼变成小兔子、小鱼，用红豆点上眼睛，就成了活灵活现的花馒头。年糕是糯米粉的华丽变身，蒸好后莹白如玉，散发着枣香。还有那小米面糊，在热鏊子上“滋滋”一响，迅速摊开、成型、对折，就成了金黄油亮的折饼，带着粮食最朴实的焦香。蒸笼的热气模糊了窗棂，却清晰了记忆里每一个细节。麦香、米香、枣香交织在一起，每一口都是五谷的清甜，是家的味道。

最盼的是除夕夜，母亲总会变戏法似地从柜子里拿出新衣裳，还有她不知熬了多少个日夜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，针脚密密麻麻。我迫不及待地穿戴好，站在镜子前照了又照，那份从脚底蹿到头顶的神气和帅气，是贫穷岁月里父母用尽全力为我撑起的一片晴朗。

姐姐和哥哥会拉着我去奶妈家。踩着落了薄雪的土路，抱回一坛子醉枣，那酒香裹着枣甜，是冬天里最暖的念想。

年的装饰，是爹用双手“剪”出来的。爹有一把神奇的剪刀，普通的红纸在他手里转几下，就能变出“喜鹊登梅”“连年有余”的窗花，贴在擦得透亮的玻璃窗上，阳光一照，满屋都是红彤彤的喜气。奶奶用高粱秸秆插的大公鸡昂着头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打鸣，插在门框上，守护着全家人的安康。

贴春联是我最爱的过年仪式。我端着浆糊跟在爹身后，看春联贴上木门，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红纸黑字，墨香混着浆糊的麦香，一句句吉祥话就这样被郑重地请上楣，也刻进了我心里。



小时候的年。(石画)  
杨丽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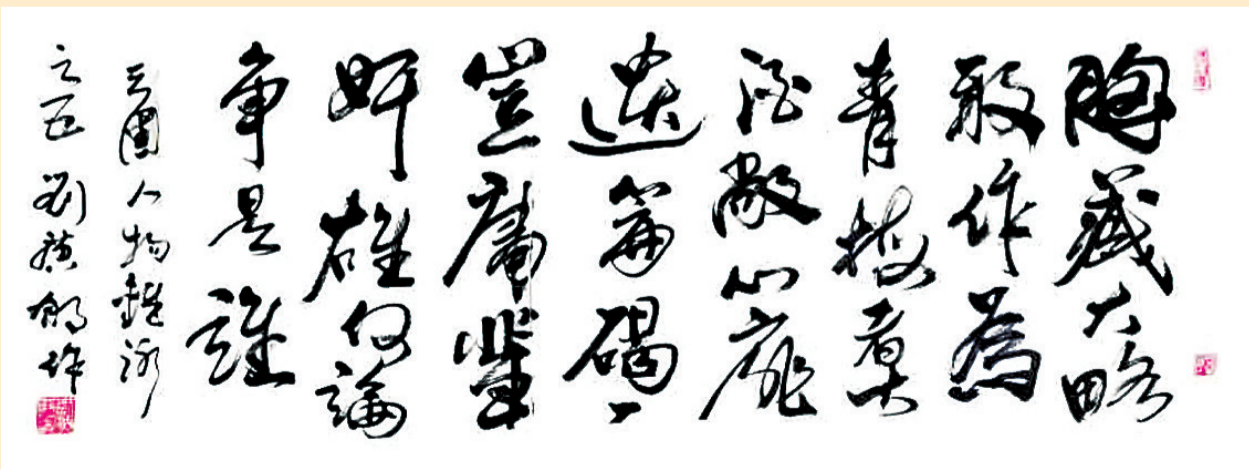
最焦灼的等待留给那一挂鞭炮。把它高高地挂在长长的竹竿上，我捂着耳朵，既害怕又期待地等着爹点燃捻子。“噼里啪啦——”瞬间，清脆爆裂的声音炸开寂静，红色的纸屑如花瓣般纷飞，空气中弥漫开独特的硝烟味儿。这声音，是辞旧迎新的号角，是沸腾起来的年味儿，是童年关于热闹最极致的想象。

除夕夜的小院藏着最朴素的期许。爹会把芝麻秸细细撒在青砖地上，踩上去“咔嚓”作响。老辈人说，这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盼着新一年的日子像庄稼一样扎根泥土，节节丰收。烟火绕着屋檐，笑语落在雪里，一家人围坐，粗茶淡饭，却是人间最好的光景。

如今我40多岁了，岁月染白了爹妈的鬓角，却没冲淡我对年的执念。我依然愿意带着妻子和两个已长大的孩子，留在爹妈身边，陪伴爹妈一起过年。爹妈已经老了，炖肉的火候依然精准，只是动作慢了许多。妈蒸的花馒头样式还是那些，但揉面的手已布满皱纹。

我不再是那个等着穿新衣的孩子，变成了张罗年夜饭、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的大人。我教孩子们拉风箱，告诉他们这豆花里藏着几十年前的温度。我会指着窗花告诉儿女：“这是你爷爷剪的。”只是那窗花花样简单了些。芝麻秸依然撒在院中，噼啪声里多了孩子们的欢笑。当我把醉枣分给儿女，看他们惊喜的表情，突然懂得——所谓传承，就是把记忆里的光一勺一勺舀给后来的人。

年味儿，从来不是餐桌上的七碟八碗，也不是夜空下的火树银花。那些关于年的记忆碎片在岁月里发酵，酿成了我们一生回甘的乡愁。



胸藏大略敢作为，青梅煮酒敞心扉。遗篇碣石岂庸辈，奸雄何论争是谁。

——三国人物杂咏之五

刘广郁 并书